篔窗集卷六

宋 陳耆卿 撰

賀任參啓

[illegible]新除進膺言責宮箴典[illegible]已觀時雨之零憲府宣[illegible]叙覬[illegible]之者所得[illegible]赫[illegible]厦紛綸竊以遇合之難[illegible]今侍其前用下用者既以其時為恨欲言不言者[illegible]以非其職為罰謗詰所以無聞治功終於不立誰為

砥柱障此頹波恭惟察院槃度清嚴氣質凝粹扶持正
論非堯舜之道不陳攘斥異端豈管晏之功可許允為
師友漸摩之懿實出父兄傳授之真醞釀豐餘發舒演
迤屬聖主厲精之旦正哲人明目之秋爰被褒遷雅當
排擊惟今日之宿弊比往年而未除公私俱貧上下胥
慢控邊之地未識耕桑字民之官居多漁獵凡此海內
之庶務決於臺中之一言豈徒抨彈糾決以掃去客邪
亦欲優養調脈以復還元氣佇觀遠業不媿前修甚猥

以孤生近瞻大雅誨掖有加於顏面感戢莫既於形容
濶遠仰墻稽違尺牘屬除音之到耳覺喜氣之填膺不
事諛言見此日敬公之至僭陳愚慮特平時知己之深

代通宣城葉主簿啟

幸均薄領貧家終藉於富鄰豈乏交游他人不如我同
姓宿舂已戒晨謁有期恭惟主簿朝議天分自高學力
尤壯滌襟懷於雪盌可見清涼誦騷雅於風簷足占芳
潔盍備漢廷之蒐選乃尋潘縣之勾稽少抑何嫌高飛

可待某族寒南阮心尚諸任謾踴躍以效顰真欽歆而可笑北胡南越莫拘二邑之疆圍伯塤仲篪擬比一家之音韻

賀倪兵書啓

渙號宸廷升華武部十年去國聲名標四水之清一日還朝步武接九霄之峻吾道未嘗終否公論其可厚誣一讀除書四馳慶牘恭惟侍讀判部尚書氣吞河漢望壓岱嵩早歲兩科健筆聳聞於天下晚年孤節英猷遠

震於人間道大者合難才高者忌衆不肯附炙手之熱
其能為繞指之柔簸弄烟霞摩娑泉石俗子固尤其睨
物賢者則識其憂時間以明目張膽之忠見於流涕痛
哭之疏此時此意孔武孔嘉屬琴瑟之更新首弓車而
圖舊惟昔之磨光鏟采既非往而不返之流則今之舒
翹揚英當為來者無窮之畫時雖偃武事豈具文筆端
巧敵於金湯胸次綽踰於兵甲識鄭公之履姑暫依於
論思補山甫之衣行大占於經濟某自憐膚短雅企清

之標名至雍熙而易號員析左右權分重輕匪資直諒
之才曷稱便蕃之選得人若此吾國㢢幾恭惟侍講司
諫氣毓青霄業傳繁露遵堯舜文王之正道以覺斯民
為稷契皐陶之良臣力行所學一言寤意三接疏恩森
嚴白簡之陳風銷羣枉剴切青蒲之奏日照孤忠聲名
占諸老之先睠簡號一人之最肆膺晉擢允穆師虞言
行而道亦行固可卜諫官之操已正而物自正又欲觀
大臣之風倚疇庸於七人亟躋榮於四輔拜麻有信汗

竹以書某辱門下知讀邸中報喜不勝情而折屐屢矣賀必欲面而朋簪闕如顧區區無盡之懷寓云云不腆之贄摩挲松菊雖細吟元亮之詞模寫臺萊尚擬詠周人之雅

代賀趙户侍啟

一札宸廷貳卿計省往時疊組名尚混於執珪此日出綸位正聯於鳴玉俾膺渙渥咸賀泰亨竊以弼五服以至五千職嚴民部亞六官而屬六十權重邦經矧貨泉

壅塞之秋正君相焦勞之日王衍清談無以活國弘羊心計幾於病民有闔有開惟才惟德肆疇咨於朝路果無易於我公恭惟判部侍郎百世宗標兩朝人傑撥繁剸劇解數千牛而刃有餘騰茂蜚英搏九萬里而風在下旋由星使入踐月卿有嘉幹理之勲併假論思之寄俾之共二雖堪儀羽於百官視此無雙非可淹翔於九列爰頒異渥特畀真除鄭武公為周司徒前猷具在李適之號唐賢相舊事可期佇擄久大之模永翊升平之

之遇某比聆鳳詔嘗班魚書正共喜於得輿乃重欣於賀廈荷方佩紫已覩君臣同德之歡粟倚腐紅寧復上下交征之患永言舞手莫竟濡毫

賀浙東倉程郎中啟

顯被絲言榮將繡指遡江而左刺史之雨方霑環浙以東使者之星丕耀易遠而近有畀與尊此聖君簡記之隆亦賢者亨嘉之漸恭惟提舉寺丞郎中英猷照世碩略傳家游刃而了八荒擅庖丁解牛之妙揮鞭而驚萬

象過王良御馬之工醖釀豐餘薰蒸傑特乃若辭華之
彪炳發於翰墨之淋漓結綬方新褰裳更早旋以青縑
之直俛為皂蓋之游春满九華風傳乙陛偪矣報齊之
政喧然借冦之謡其如攀轅卧轍之思未若攬轡登車
之寵肆攽紫渥亟畀皇華惟俗儒以趣辦為工而明主
以拊摩為悅雖摘山煮海之富國用所資然焚林竭澤
之窮民生安頼光華六轡聳動七州必有通融補助之
方以演輔賛彌縫之手非賢不乂惟乃之休某犬馬饑

軀江湖倒影始是春間之桃李今為霜後之蒹葭幸甚
一廛獲依大厦託原隰舒長之蔭誰其私布於腹心述
閭閻纖悉之情或者仰裨於毫髮

賀嘉興守裔編修啟

疇庸嚴陞徙鎮輔藩何武去見思遺愛滿淮堧之左叔
度來何暮先聲喧浙水之西越在受廛倍欣賀厦恭惟
判府編修校書氣奪東陽之秀學傳左淛之雄富撐腸
拄腹之書笑空衿佩獻流涕痛哭之策驚寤冕旒共推

江夏之無雙辱在杜牧之第五深沉册府燃藜高蹈於
前聞容勿宥廷執簡共推於妙手久結知於諸老肆惓
懷於一人收斂經綸逡巡拊字偉鴻鴈安集之政空邊
方窺伺之謀白日桑麻黃雲黍稌念民俗欲均於遠邇
而帝意亦酌其重輕易地懋功自天疏渥惟嘉禾之勝
園號檇李之名區地接股肱旁通一水勢同脣齒密邑九
重開藩俶際於循良匪境陡新於燕宴儒效已試民庸
益章想不俟於突黔已立致於詔紫綦同朝臭味並含

交游去國翩然極仰柚身之早擕家屬耳自懃問影之遲敢云甕牖之凄凉辱隷鈴齋之赫奕光我桑梓施於松楸雖燕鴻縱跡尚有差池而虎鼠機緣本無限斷我泉方渴正思涓滴之功君藥已靈願乞刀圭之賜

賀張參政生朝啓

日逢弧矢年迓松椿有是君有是臣亶謂千齡之盛旦俾爾昌俾爾艾式逢八月之清秋樂事駢闐驩聲環匝

恭惟觀使大資大參相公儲精嵩嶽毓秀苕川碩畫元

勛久增光於政府沉幾深識獨軫念於邊庭雖一時議論之靡諧奈百世聲名之益壯雲霾既掃日月方明爰誕告於治朝以寵還於書殿早符夢燕入相家龍發舒未究之才猷揚厲無前之勛業某比聞褒渥率壯慶緘犯嚴宜掇於深皐藏疾已欽於雅度報章下逮餽禮有加坐令山房岑寂之區如得洞府珍奇之玩有懷銘刻無語發揚屬逢誕月之臨敬致長年之祝捧觴稱壽雖不能陪賓客之塵舐鼎得僊猶足以解塵埃之縛

賀青田丁知縣啓

出綸鳯陛結綬芝田地擁羣山正欠河陽之春色天連一水已聞卓茂之風聲斂衽何多摳衣甚近恭惟知縣朝議博衍無競高明有融吐秀名邦爍文物詩書之會象賢名閥儼衣冠禮樂之儲才高而宅之以和識遠而韜之以晦人方犇走我獨笑談故雖繁劇之屢更未當扶揺之一息謨猷星幕蓋周家園府之遺管鑰日畿亦孔子乘田之謂舉頭雲路掉臂雷封豈矯爲高世之蹤

殆不勝愛民之意地雖斗大事亦繇棼彼神人之怒方瘳旱魃之威復甚近甫霶霈猶多煎熬想目連桑梓之陰已手辦稻粱之種只虞名馹不待飛鳧某顫且無他竊頗自笑汎濫於百家諸子極悔少年繪畫於三史六經姑俟來哲豈謂漢庭之科級亦關陶徑之榛蕪責以勾稽非其講畫閩慈君之戾止覺短簿之欣然豈惟竭筋力以奉教條亦欲披腹心而效忠欵鑿匡衡之壁儻容分一線之光登單父之堂或可飽七絃之韻望塵慫恿

伏紙勤拳

代賀應大諫啓

渙恩宸扆晉長諫曹凜然五院之綱維實黙未久籍甚七人之領袖詒墨又新人驚遷拜之頻天假治平之近竊以箝口結舌之態小人以為智而弗以為欺犯顔逆耳之風君子謂之忠而不謂之激故魏徵以諄勤植譽而陽城以濡滯見譏矧桑林躬禱之年又衢室大詢之日茍提衡挈領之地不畀髦英則隨波逐流之餘疇聞

鯁亮舉世共仰惟公克當恭惟侍講大諫道備董醇望隆汲直温然接物如春風和氣之可親勇以行仁類烈日嚴霜之難犯惟任重道遠之事與謨明弼諧之功往年素習於講明今日飽覘於施設自聞鴻漸屢見鳳鳴便蕃接晝之榮揮霍横秋之氣故公論以為司命而善類於焉主盟肆疇白簡之庸首進青蒲之直事權逾赫威望增崇惟一人之簡注既隆故多士之傾瞻尤切堂堂補袞匪徒本數末度之間諤諤引裾夫豈巽入柔行

之謂某比馳慶牘又覿除書咸云近水之鄉即是先春之處胡能分竹但知地靈人傑之雄更擬面槐及見天芘神休之盛

賀鄭大諫啟

疇庸橫榻正位上坡白簡含霜稔著埋輪之望青蒲映日峻躋入閤之班播頌揚庭歌謡盈路竊以國家之事惟宰相可行諫官可言紀綱之司乃君子所恃小人所畏世道雲翳人情日偷靡聞諤諤之昌競取容容之福

以依阿淟涊為圓熟以慷慨激發為迂狂不知名稱之
謂何乃恐波流而至是誰一舉手惟三折肱恭惟侍讀
大諫學洞索丘量涵海嶽移治外之功以治內粲然經
國之猷推正心之學以正君卓爾尊朝之望橫飛直上
特立獨行崢嶸五院之聲名密勿九重之意睠惟激濁
揚清之際與獻可替否之間有重有輕孰先孰後爰輟
才於排擊俾壹意於論思深惟古人蹇諒之風不若後
世煩苛之甚韓愈之譏陽于首陳時政之瘠肥盧仝之

歌鄭公獨問民生之蘇息蓋事以大原為急而言以切中為奇詎尚支離以滋惶惑雖大雅自有成畫在宵人姑以效愚某觀古多賢疑今罕遇何意讀開元之報恍如歌慶歷之詩喜在胸中溢於言外見明目達聰之日已知天地之重開想犯顏逆耳之風彌覺雲雷之加壯嗣聞褒制别貢慶牋

代賀台守俞寺丞啟

勇釋朝纓甘紆郡綬君子之教五舊聞濟濟多士之依

諸侯之寶三行快熙熙庶民之覩獨慙下乘猥占先驅雖同千里之歡彌積一身之媿恭惟交代判府寺丞日邊佳氣雲表修名筆下宮商富錦瑟五十絃之奏胸中谷藻森牙籤三萬軸之儲甫策足以居中忽掉頭而請外蓋古人進退之審豈謂身謀而賢者去就之明誠關國俗僾詒四達驩謡一新懸知仁聞之大行且使德音之普暢笙歌隴畝鼓舞江山要看六合之經綸視此一州之撫字某老技已罄歸心欲飛惟餘秕政之存以俟

崇陰之覆覩在昔交承之契至於遺厥子孫逮末世澆薄以還不啻視如塗路孰恢此誼允藉我公續前名後杜之歌寧免秕糠之誚誦左禹右皐之事尚圖藥石之求

通兩浙漕韋郎中啟

瞻兩道光華之盛爭欲駿奔顧一階塵土之微等容蟻附最幸枯零之下走偶逢傑特之良工未慣馳驅已酣鼓舞恭惟都運寶謨郎中浩氣充塞神機昭回寶鑑懸

空妍醜何逃於絲髮黃鍾在簴疾徐丕應於宮商自甲
辰題塔之初迄嘉定改紘之後歸然伯仲籍甚聲名合
接武而登廟堂乃掉頭而去江海辰猶入告天意為開
方虛獻納之班又屈諮諏之寄永惟京畿之飛輓獨髙
海宇之轉輸足食然後足兵信當世昏菑之論富民乃
能富國蓋古人心腹之謀因知前舳而後艫不礙左餐
而右粥惟威名震遠則豺狼之羣立空惟精誠照微則
雀鼠之訟幾息疇今十使能此幾人便當沛傅巖之雨

以沐浴江山詎止張益部之星而熒煌原隰伏念某古心凋朽世法迂疎入眼光陰半是艱虞之日月隨身簡軸粗知土苴之乾坤使筍蕨以長肥甘松篁之偕老未能免俗浪曰為貧深知塵埃箠楚之勞亦助禮樂詩書之化斯道何道本元盡出於褆身能心其心功利亦足以及物獨念道塗之躑躅預憂末路之竛竮幸有澄清為之覆冒得蕭何而任轉漕豈止為子房韓信之儔遇劉晏之領度支或可備裴腆李衡之數僭狂發論跼蹐

矢懐

通處州林判官啟

尋枳棘之棲自嘆書生之分薄䏲芙蓉之幕極知賔采之望尊挈此塵埃麗之風日已溢我心之喜未為斯道之窮恭惟僉判中大南國名賢東嘉甲族植操孤整澹無辱以無榮受才閎通歟有張而有弛一官游戲萬口歡欣勾稽嘗見於腐紅步武今淹於泛綠郭子儀之羅絡雖六十人烏大夫之招延止一二輩已振飄飄之氣

居多贊贊之思柱笏樓遲想笑昔人之誕放著鞭騰踔宜乘今日之清明某戇不偶時窮惟好古敘子虛上林之賦少已自嗟歌生民清廟之詩老其誰懟到頭一第滿目百懼豈諳下走之簿書幸託元寮之芘覆勿云異縣難塵君子之齒牙或遇同堂願假小人之羽翼寸丹欲露尺素難周

代回南劍劉守謝特薦啟

八郡星羅獨仰分魚之最一章露奏敢論薦鶚之功咨

諏蓋出於公言披拂過形於私謝珠躔奪目圭復汗顏
恭惟判府寺簿挺特吏師瓌閎人傑長才剸劇發硎肯
綮之間精識造微作炳眇緜之際勇辭朝紱自詭郡符
以拊循民瘼為本心視通貨源為餘事水騰雙劒已
喧借寇之謠雲望九閽共徯徼黃之渥某職叨使遠心
切貪賢循良幸際於一夔曠戾足寬於四牡枝言贅矣
襟誼凜然指有若以為師竊騶成蠅之誤俟漢家之選
俊行修賀燕之恭

代賀婺守林侍郎啟

誕膺播告洊屈蕃宣輟申伯於南邦方抱去思之恨借衮宏於東郡更騰來暮之謡吾道固無戚欣上意則有輕重一敷綸綍交慶簪紳恭惟判府侍制侍郎識羅八荒智括萬寓撥繁剸劇飛雷雹於掌中摘遠鈎深宿乾坤於胸次入儀左户出餉長淮荀氏居軻雄之間論明當國劉晏為管蕭之亞功在斡旋盡趣名於論思乃分勞於屏翰睠言二浙近説雙溪差義鮑令之巖寒冽休

文之井久焉湮鬱今也發揮惟聖明曲軫於閭閻雖僻
遠亦關於堂陛剥膚椎髓下已極於啼號出羽鑽皮上
正勞於欽恤還之醇郁屬我老成佇看慈祥樂易之規
以試光明久大之業民今幸會國亦庶幾某局促儒酸
紛拏吏壒頃浪陪於朝蹟旋竊詭於民庸惟昔采芹似
信耳聞之易於今剖竹不知躬蹈之難周章自憐躑躅
誰愬卒早親於玉峙今密邇於寶鄰敬布腹心擬同唇
齒仁聲載鼓未應殊楚越之觀舊盟未寒尚許法龔黄

之政

代回臨海元縣丞啟

坐堂而見諸生甚慚非據佐邑而有賢者喜獲相親雖政事文學之殊科想臭味襟期之卒合未酬覿面已若論心伏惟知丞朝奉識度粹夷才猷敏卲往年發聞已恪勵於操修此日效官咸飽觀於施設暫隨芝檢來贊花封惟繁劇可以見人惟勤勞可以及物勿謂簿書期會之冗有妨聲名事業之崇但蓄此心何憂不濟某自

憐白髮強領青衿蹉跎晝餅之才積習素餐之媿近聞至止不覺欣然方擬貢於慶緘乃首貽於問牘褒情何腆絕知君子之謙報語匪工益重小人之過

代回仙居楊縣丞啟

早同州里僅聞關西夫子之名晚並官僚始讀藍田縣丞之記拂塵埃於坐席洗忡惙於襟懷伏惟知丞朝議榘矱德仁箕裘忠孝功名外鑠俗眼自有疾徐道義中函吾心初無慍喜何其處也止或尼之自一拾於藍袍

凡兩參於油幕屬更化瑟俔佐鳴琴非惟見難進易退之風抑亦是小屈大伸之理某浪言采藻未遂及瓜見鄉人如空谷之足音瞻從者若旱苗之甘雨緘題首及已得君於眉目之間臭味儻投幸索我於形骸之外

回青田陳監稅啟

逍遥千里邈焉同姓之追隨左右一官幸矣鄰封之遇合飛文到手布武歡顏喜秣馬之有期媿傳魚之已晚伏惟監務舍人性姿閑敏術業疏通潤物潤身盡早厲

摶鵬之氣聞詩聞禮乃暫從冠鶡之遊屈此津衢留之筦庫永言山水之縣亦號舟車之衝急之則似析秋毫緩之則匪徒天雨孰明此誼今得其人毋嫌一関之喧畢實釀九遷之赫奕某强脱書案浪登官塗顧已責之未逃豈他曹之敢問期君奏最俾我蒙成勿學研桑顓守富强之策當師孔孟溥行仁義之言

代通發守孟侍郎啟

學拊字於偏州偶玷台星之耀接蕃宣於巨鎮幸分發

宿之輝雖地望逈隔於崇卑然臭味寧分於彼此息肩
知幸拜手投誠恭惟判府待制侍郎莊肅而閎深疏通
而簡諒博學多識富宇宙之瓌奇廣納深藏浩江河之
膏潤偉矣尊朝之望卓然經國之姿有弛有張不吐不
茹踐郎闈而躡卿寺早到雲間持使節而綰守符幾半
天下旋馳騁乎六卿之貳盍翱翔乎四輔之聯勇謝褒
遷甘從拊字公固不以自挫人或疑其太淹誰知致君
澤民之方本無居中在外之别古人跡絶俗吏肩摩獨

以平易寛博之心而行慘怛愛利之政龔黄已試誠聞疲俗之來蘇嚴樂未歸恐緩嘉猷之入告佇敭六卿三事之拜以慰四海九州之瞻某蹇武自憐壯心空在周行濫次徒色玩愒之羞近甸承流偶遂迭更之請在泮恍思於陳迹于蕃何有於新功幸邇高明足寛罷懦雛鶯出谷定知律吕之未調良驥過都所喜鞭弭之在望

通青田李知縣啟

銀袍謾脫誰憐短簿之塵埃墨綬焉依幸有長官之風

鑒仰髙久矣事大欣然未為人事之好乖或者天憐其寡合恭惟判縣朝議故家文物名閥典型一洗而凡馬空才豪無敵四顧而全牛解政妙有神間以翰墨之淋漓寫其胸襟之樂易擬古詩伯為令吏師桃李之種何如蓬萊之頂可躡一發已中再鼓愈彊故以王葉縣飛鳧之蹤來尋丁令威化鶴之處為子民而髪白公豈汗顔論許國之心丹人方歛衽某孝未盡性事惟信心驅馳塲屋之中幾成退鷁摇落江湖之上每夢盟鷗吾道

未厭斯文如日或者窺斑於先哲庶幾藉手於將來慺
其抗走之曹誰是扶攜之地大廈在上高風可憑庶容
婉委以匿瑕抑可優游而全璧仰瞻尺戍幸公旬月之
留只恐逆之函奪我三年之託

代回長亭徐監場啟

遊前輩之門熟閲家學客諸侯之國復玷官聯弊潤往
年遭逢此日首辱朶雲之翰如聞空谷之音伏惟判院
朝議儒家者流名父之子教傳詩禮蚤騰踔於諸公書

擅賢能偶蹉跎於一第晚超京秩暫典醝征洪鐘雖咽
於微撞良玉亦占於始斵勉行其志勿鄙厥官倚覩經
畫之才用作調和之信某暮年薄宦多病浸衰藥裹纏
綿祇速馮唐之白書囊岑寂何心揚子之玄無補友朋
私慙祿食幸故人之將至覺老眼之忽開淨掃吾門不
是塵埃之容亟驅君馬來辱文字之盟

篔窻集卷七

宋　陳耆卿　撰

策問

問公議國之元氣也天下之事當與天下人共之謂可言者止於公卿大夫私也止于士亦私也故古之世不獨士傳言也而工瞽有諫焉庶人有謗焉商旅有議焉此世之盛也而孔子乃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然則古之議非歟夫議有兩端顯白是非冀以轉閧而藥時病

者議也潛摘可否藉以排擊而快已私者亦議也中古以降庶人蓋不議矣不議者非不能議不敢議也豈惟庶人不敢士亦莫之敢矣雖然庶人不敢議猶可言也士不敢議不可言也士者公卿大夫之階也士不敢議則等而上之豈獨士哉漢集議古意也然亦下至博士議郎而止未嘗及士至於鹽鐵一事發言盈庭而卒定於賢良文學之口此非可為漢家賀者歟夫為士者不自鄙其卑而能盡言以屈公卿為公卿者不自抗其尊

而能虛懐以屈于士是誠可賀也論者則曰朝廷之事決於公卿則順決於士則逆是則何異坎蛙之見而亦豈識古聖賢公天下之慮哉國家養士以太學非徒養其文也亦所以養其氣而為公卿大夫之階也其氣直則其言隨之政和宣和之交慶元開禧之際其言不輟其氣不沮雖少晦於雲霾之侵蝕而卒大明於日月之呈露夏憂治世而危明主其古意邪其亦有所激而然邪夫公議在學校或以為不若在朝廷也然非朝廷之有

公議豈能來學校之公議乎然則學校之公議即朝廷之公議也求言如求醫進言如進藥特未知今日之事病果安在而藥當何施學校之言與朝廷之所施行者同邪異邪抑跡若相反而實所以相成邪昔鄭人議於鄉校或欲毀之而子產不可且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一國猶爾而況於四海之大乎充子產之說則說者益衆所以為吾師者益廣患不言爾不患其多言也諸君其並考古今以對亦欲

因諸君之言以占諸君之氣

問士莫難於義理之學也義理之學莫微於心與性心與性人之所有也而以為微何也魯論一編萬理森列而心性之說略焉自言從心而不言心之為何物子貢又謂其言性不可得聞其果然乎否也夫以其稟是理謂之性以其攝是性謂之心心與性非二物也而又非有二道曰正心治心曰率性盡性此皆判而言之也合而言之莫詳於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又曰存其

心養其性夫先盡而後存邪存而後能盡邪先知而後
養邪養而後能知邪言心而至於言志言氣言性而至
於言情言才竊謂其昭揭端倪抉露關鍵裨性聖而開
來學天下萬世莫强焉然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則是志
與氣析為二矣而又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果二
邪曰氣配義與道則是氣與義合為一矣而又曰是集
義所生果一邪既曰性善而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
善則是情亦善矣性與情果皆善則何為而有性情之

別邪易言利貞性情詩言吟詠情性古人固亦合而言之矣析而言之果昉於何時邪既曰情可為善而又以不善為非才之罪則是才亦善矣情與才果皆善則又何為而有情才之別邪程子言才禀於氣氣有清濁夫氣有清濁則才有善不善矣而孟子顧以不善為非才之罪者何也豈程子之所謂才與孟子之所謂才名似而實不同歟夫義理無窮知識有限悠悠千載先覺者幾人哉志氣情才之說不明則於心性之學亦必有差

之絲忽而失之丘山者顧相與評之

閲天下之理至於中而止自昔聖賢轉相授受以標的萬世非不能運奇於常智之外而終不敢也蓋以釐黍之過即尋丈之誤異端曲學初亦學聖人而其終每每氷炭者未必皆不及之弊亦多有過之者爾堯舜禹曰執中所謂精一者執之之方也湯亦執中而不曰精一湯果何道以執之邪至於箕子則不言中而言極至於孔子則既言中而又言庸至於子思則既言中庸又言

者是故有以用鯀為中有以殛之而為中有以封管蔡為中有以誅之而為中此時也知所謂時則雖有不盡執者而亦無害其為善執矣不然則子莫執中宜足以上繼堯舜禹而孟子非之得非同其執而不同其所以執邪洪惟皇上聰明慈儉淵懿沖默凡所以根諸宮庭枝葉諸海寓者固未嘗有過不及之處屬者建議之臣恭耳聖訓而竊窺聖心深以為有得於精一之傳執兩端而用中之旨至論今日治效之末古則終歸於力行

之論蓋中者理也力行者誠也固嘗反覆子思之書實
綱領於誠之一字夫自形則著行而達之明動變化之
詳自不息則久充而極之悠久博厚高明之盛皆力行
之功用也故論其極可與天地參而何治效之足云哉
然則吾皇之心非短於誠也而廷臣猶以為獻其過計
邪抑所以運量而恢廣之者宜有良藥邪諸君其併考
堯舜禹以來執中之說擇其切者以對且言今日力行
其何所從始有司將别白以聞焉

問仁何物也孔子罕言之得不以其遠且大故歟然以其遠且大而罕言之無傷也天下之人則曰彼聖人猶不言仁吾可以不言仁矣舉天下不言仁仁之道不已晦乎嘗論仁之道猶元氣元氣之運生生職職萬物同此鑪錘也信若是則孔子之答仁奚其異夫異於諸子猶可言也樊遲一人而三問則三其對仁其若是煩碎乎然此皆告之以仁之方也許以仁則未也問仲弓則曰不知其仁問由求赤則曰不知其仁問子文文子則

人內也以內合外則清無其內而强附其外則濁郊原
堤塹間竹常滿眼豈獨君能植竹哉然而左棘右葦雀
叢鳥聚而埃壒常盈盈焉若是者居雖竹人不竹也君
宗室子擢第二十二年畀縮如寒士悲吟喜詠如琅玕
磨戞而琴瑟搏拊也其清似矣而曰吾邑漁鹽之藪人
相鬨成市予故借竹而逃焉噫斯其可逃也邪豈惟不
可逃亦不必逃也以君之胄次已無待乎竹之清而豈
其漁鹽所能濁哉然則以竹自名寄所寄也以內合外

者也余懼覽者不察故爲之說俾刻之楹間

蔣上甫字說

吾友蔣君易其名曰溢問溢之義曰其字從水日者謂吾命不足於水故借此以足之也余曰嘻異哉子之名三易矣今可以已夫抑余不知子之有取於水者其止如日者之言歟抑亦取夫水之德以自命歟如前之說吾不聞請爲子申後之說夫水起於天一之毫芒而能汪大海而不溢其爲體則清而靜夫固有時而濁且動

矣清而靜者常在也嘗試反諸一眞未破之初無盡水也自夫賊之而不養則漂山決石無所往而不爲害夫水非害人者也自害者害之也能順其初則不爲害而利焉水由地中行舜由仁義行地不與水期而水與地合舜不與仁義期而仁義與舜合充是術也無所往而不相似也然則水蓋在子之身而不在命也昧於裹而鶩於表可哉吾聞古之言水者莫若老子蓋以上善譬之今以上甫配子名賊而不養斯爲下矣吾上甫懋戒

哉

題跋

題陳工部謝寺丞送魯君遠遊詩後

魯君秉禮氣豪窮刺骨每每以其高堂菽水匱肉食者之憂觀陳謝二公相與推拔振業之意爛盈篇什末後一轉語咸知其有母在也今母死無以葬又將浮淮泛浙指好義者以為歸夫以親累人孝子也以人之親為己累賢大夫也彼回環征塗叩人戶不厭止於身之困

妻子之廹人猶哀之如君者其有極邪然則哀其親於生孰與哀其親於死特是以告今之君子謂使二公專美吾不信也陳耆卿題

又題思濟兄詩軸

從事叔祖以文章道德伏一鄉咳唾落紙人寶之踰連城璧自恨生晚不克請三昧猶記童時吾父挾以見摩頭謂曰寥寥吾族汝勉哉耆卿書紳不敢忘叔祖殁父且即世小子益無以嗣誦遺言面熱環顧城南族譜誰

共奮哉叔祖一子死布衣有孫三人長字思濟余兄也每來自金龍必相訪相勞苦余感且嘆而未及一見其文余心慊焉暇日至止言曰吾欲觀弟近作何如吾亦有一編今藉手出諸袖中光采陸離奪目再拜效白圭之復見其紙有盡而波瀾無窮然且穿穴理道意態橫發宛然叔祖不死也人情狎晦而驚昭見兄狀貌不踰中人而語言若不出諸口則遂以為庸人者有之矣孰識其胷中之浩浩者然也夫不弛不張不抑不揚世而

無君子也則已世而有君子也吾兄其庶幾乎者卿賀
叔祖之有孫而自賀其有兄於是乎書

又題葉子春詩

昔人云語不驚人死不休驚人語未易道也子春文不
注思但自襟府流出其飄拔處如空中火雲如平坡上
孤峯屹立使句句皆然人驚且走矣昔人又曰新詩如
彈丸夫彈丸者非以其圓且熟邪文有根有條有葩有
實釀而後發瀦而後決久之則縱筆所鄉圓且熟莫加

焉葢不求驚人而人自驚此古人之要訣也前年冬子春請余題其畫不果今題其詩

代跋錢君韻補

龜圖鳥跡漆書石鼓其狀幽眇譎奇人所罕見亦人所難通也乃若目於斯耳於斯習其畫而迷其讀非陋歟韓退之云凡為文辭當多識古字夫多識古字未足為文也然不識則無以為文今六經之字豈必盡古學者例以監韻為師監韻所不載不之味也溪南錢君味乎

世之所不味旁羅周抉根括蔓引足以鳩棼糾闕與前人分功甚矣其志完而力富也其老猶爾而況其壯之日哉余與君别三年吏氣壓首覽卷心目為開頗恨路遠不能效漢人載酒之問而徜徉其間也

又題雪巢贈林逢吉詩

雪巢詩芬薌一世其故舊老蒼如尤尚書延之沈侍郎虞卿楊待制廷秀洎一時名勝皆拱手側足立門庭可謂高矣晚友逢吉顧莫逆驩甚前修肝膽相投氷泮水落

豈論夫輩行之先後年齡之稚壯哉余曩觀逢吉詩如柳逗午風花肥春雨使人依依不舍今讀此老所贈句知根蔕有自來矣因閱諸公䟦語隨喜讚歎陳耆卿題

行狀

蕭仲實行狀

君諱仁傑字仲實其先四明人曾祖克誠客游臨海誅茅巾子山之下悚璞以死祖機繼之父浩廸功郎曠遠有塵外趣經乾道火益拓落不事事日飲亡何自命曰

吾與其逢首治田與盧寧婆娑以待吾子焉蓋謂君也
君蚤有大志欲以儒書壯門戶漁獵今古窮日夜不厭
學毛鄭詩後從鄉先生李民載學易時李館於侍郎吳
公希之門戶履充滿君一詣輒脫穎出吳駭且歎曰矻
矻道其丈其文明白造理不為枝蔓洎乎遊鄉校課試
常躐異等郡博士累累器重之領袖諸生進止不失尺
寸願摳衣者相望請問退如客得歸貧而勇於學者君
亦嘉與封殖不底於成不止以故人人爭自奮龔若刮矯

揉懼弗稱貽君羞卒業成名爲賢大夫士者聨翩出焉中年不得志場屋寄家政細君而自佚於書口不掛人物否臧時事可否案上爐煙一縷圖史簇簇如新竹風蕉雨顧影自答客至則講晝義理纚纚若河傾川決或漏下三鼓僮僕低迷思寢視君肩聳立無欹斜衆歎不能君處之安然嵗晩悟死生嘗曰人命如槿花不腐者惟吾此心爾暇則按禮經級深衣一襲曰此所以周吾身也尋屬疾迺豫戒棺斂旦起盥頮如常時意若有所

吐氣暴絶亟蘇命諸子遷於正寢詒之曰吾命直盡謹
毋號泣亂我乃卒嘉定辛未七月朔日也享年六十七
君七歲喪母事後母逾謹每讀書一語及親則聲淚俱
下人以為有顔景怡之風焉弟若妹雖異出相煦甚恩
必誠必莊終其身不識訴笑狎侮少負氣犖犖出肝膽
赴人急浮觴舉白瞪視八極類古所謂豪士者已乃摧
去牙角如羞如藏久之趣益平德益進行虚步獨毛髪
中繩而不鬻已要名人之即之惟見其和氣津津可挹

而不知其有難干者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其君之
謂歟君之配鄭氏子秀頴秀發以其卒之明年臘月甲
申窆於太平鄉梅浦之原距祖塋可十步以行述求誌
君者卿之先友也先君子無恙時君徃還吾家先君子
必語者卿曰是公言有典型汝其識之不幸而先君子
没没五六年乃與君為婚姻又十年君乃下世後一年
秀頴秀發且從予游於其請敢卒辭乎君教子有本末
嘗曰華而偷不若質而厚也諸子皆恂恂力學庶幾不

負君者爰摭其父事大較書以遺之俾告於立言君子

謹狀

文林郎樂清縣丞吴君行狀　代

君諱貫林字元用世家常之宜興曾大父襄大父沖皆晦弗耀父開有文行刻意教子捐貲爲師友費家用是貧君方少時强記而篤學閉户一榻家人罕識其面夜誦之聲撼動四壁鄉先生沈公文見而竒之授以關鑰日涵月漬遂以文聲一鄉君家富徃徃寘身仕版否亦

莠一邑者聲毒乳虎長官懦莫敢誰何君曰是可忍邪特詣郡言狀而流之百里驩呼咸謂有孟賁之勇焉蓋君才不盡施時出一二已如此終考脫簪竟歸或勸請諸朝乞休致秩服以華其老輒拒不應其家枕東湖有風月藻柳之適春夏交游子憧憧如織望君睨然坐於堂孤哦獨酌貌若無所聞不知者以為忘世而君不顧也意有所觸時發於詩閑澹舒平得晉宋風格如是者幾十年視聽步履不衰食生飲寒人曰真壽考者耶尋

得腹疾謝醫以嘉定癸亥重九日卒年八十治命不用
浮屠法娶茅氏二子宗尹宗堯二女長許嫁進士陳某
孫男女六人君之性老不廢書窮不苟祿簡交而親仁
寡言而心有尺度率其志以行至老且死視世毀譽愠
喜如蚊虻然嗚呼賢矣君以淳熙八年官於台已而樂
其風土家焉後三年而茅氏卒葬於城東雙井之側距
所居無二里君卒次年宗尹等乃以九月庚申祔且泣
告於昌言曰台實異鄉罕有能知父者子契且鄰而又

適官於斯不自揆顧有述焉昌言自念别君十年音塵
曠絶朅來訪舊已隔死生非文字無以紓吾哀抆淚落
筆抑重有愧云謹狀